

往事如昨

想起当年“甩鲅鱼”

李鹏青

在长岛渔民那里，钓鲅鱼不叫钓鲅鱼，而叫甩鲅鱼。40多年前，我有幸参与了一场甩鲅鱼活动，而且经历了一个感人至深的故事。那是1983年夏秋之交，我陪军区领导到胶东沿海地区考察地形，先青岛再威海后烟台，调研的最后一站是我离开不久的大钦岛。

到了海岛总要吃顿像样的鱼呀，可招待所没有，让我这个“老海岛”很没面子。于是，我联系了岛上唯一的渔民朋友——东村的孙家满老师，希望能弄点鱼吃，最好能弄一顿鲅鱼饺子尝尝。家满兄一口答应，让我第二天午饭后到西海口，他带我去甩鲅鱼。

第二天吃过午饭，我就从招待所赶到西海口。只见岸边停着一辆自行车，水际处有一只小舢板，家满正在船上收拾着什么。见到我，家满招呼我登上了小船，他一边收拾鱼线一边向我介绍。鱼线是那种很粗的尼龙线，几十米长的线一圈圈挽在手臂上，尼龙线的一端拴在一枚七九步枪子弹壳上，子弹壳底部焊着一个粗大的鱼钩，鱼钩上拴着一块剪成七八厘米长的小鱼形状的鱼皮。只有线，没有竿儿，没有漂儿，也没坠儿，坠钩一体。低头看去，船舱的一角还有十几条已经剪好的饵鱼。

家满知道我不会摇船，就自己驾起舢板向外划去。岛上的海湾纵深都不太远，划了200来米就到了湾口一线。家满把橹一扳，小船横着停了下来。家满抬头向北张望，寻找着鱼群。我起身望去，湾口外波光粼粼，初秋的阳光在水面上闪烁跳跃，不知名的小鱼儿不时跃出水面，蓝色的海水由南向北缓缓流动。家满说，夏日多南风，鲅鱼群往往顶流而上觅食，今天风小流缓，很可能有鲅鱼群从这里顶流南上。到底是渔民世家，熟知自己家门口的鱼虾生活习性，因此才满怀信心地带来甩鲅鱼。

突然，向北张望的家满头也不回地对我说：“来啦！”只见他迅速把挽在左小臂的线圈套在右手，线圈尾打成一个结儿套在左手腕上，双眼紧盯着远处的水面。水面的鱼群游速极快，近了，近了，还有四五十米时，家满像撒网那样将鱼线向北甩去。鱼钩刚一入水，他就迅速向后拉拽，长线的浮力加上后拉之力，鱼线并不下沉，可以想见，那饵鱼在水中会飞快游起来。“有了！”家满大喊一声，后拉的速度立马加快，不一会儿，只见一条五六斤重的大鲅鱼被拽上船来。我一步跨过去，把鱼从钩子上摘了下来，又换上了一条约鱼。

后来才知道，夏秋之交的渤海湾深处，正是鲅鱼群洄游产卵水域，而一些岛屿礁石附近，大大小小的鲅鱼群尤多。也许当天的气温适宜，上层水域的鲅鱼群非常活跃。不到一个小时，家满就甩上了

六条五六斤重的大鲅鱼。他拾起橹，把小船又往外摇了百来米停了下来，向远方张望了半个多小时，再未发现鱼群，就说：“差不多了，看来我们今天也就收获这么多了，六六大顺啊！”

到了岸边，我和家满一起把舢板拖上滩头。家满把鱼挂上自行车把，让我们晚上六点到他家吃鲅鱼饺子。

从招待所到东村说远不远，说近也不近，我找了两辆自行车，出了北村坑道，一溜下坡，不用半个钟头就到了东村。家满家的大门朝南开，正北五间瓦房，院子东侧有一棵已经挂果儿的苹果树，树下摆放着一张饭桌，桌子上摆放着几个小菜。家满热情地招呼我们坐下。我进屋一看，一大锅清炖鲅鱼已经做好，白色的浓汤在锅里咕嘟着，艳霞嫂子正在把鱼往一个大盆里盛装，浓浓的鲜香味儿一下子弥漫了全屋。旁边的小桌上摆放着一大盖帘儿水饺，薄皮大馅，个个饱满。家满老妈孙大娘拉着我的手说：“没有什么活儿了，到院里坐着准备吃饭了。”孙大娘个子不高，话语不多，说是没活儿干，可她一会儿也闲不住，刚把碗筷儿拿出去，回去又拿来几个蒜碟儿。

我接过艳霞嫂子手里的鱼盆端到饭桌上。这是一盆怎样的鲅鱼啊！白白的鱼肉，浓浓的白汤，绿色的葱花漂在上面，鲜香的热气儿蒸腾着整个小院儿。不一会儿，嫂子把两大盘饺子端了上来。忙活了一下午的大娘和艳霞嫂子终于坐了下来，招呼我们趁热吃。我们都没喝酒，只是尽情饱尝这大海的馈赠。

刚出锅的鲅鱼饺子，薄如蝉翼的面皮裹着莹白饱满的馅儿，轻轻一咬，鲜美的汁水便在唇齿间漫开，不带半分腥气，只有鱼肉独特的细嫩绵软。渔家的鲅鱼饺子不似饭店的那般味杂香浓，而是清鲜纯粹，细腻滑嫩，咸淡相宜，鲜而不腻。这是家常的温暖，唇齿留香间，尽是朴实动人的人间滋味。

看那一大盆清炖鲅鱼受到冷落，家满赶忙让我们品尝：“这可是刚出海就下锅的，鲜着呢！”艳霞嫂子接着说：“这鱼要趁热吃，凉了就不鲜了。”我舀了一小勺鱼汤放进嘴里品味着。它没有重油重辣的遮掩，只凭鲅鱼自身的鲜美撑起一片温柔。汤清味淡，却鲜得透彻，暖得熨帖，这是渔家最朴素的做法，亦是大海最干净的味道。

五年前，我和妻子再回大钦岛时，专门到东村去看望家满，谈话间说起那年甩鲅鱼的事儿，年近八旬的家满笑着说：“别说现在我出不了海，甩不动了，就是能出海，也没有鲅鱼甩了。”我一时愕然。哦，快40年了，时光流走了，那些鲅鱼群也都游远了吗？

民俗采风

一亩三分地

冷大川

胶东地区有这样一句口头禅——“这一亩三分地”。“一亩三分地”大而言之可借代区、县以上的大地界，小而言之又可借代区、村以内的小地界，意为自己所属辖的势力范围。

招远城县衙的先农坛及它的所在地——一亩三分地，设在城东滚泉山上。这里是“兔子不拉屎”的山壟薄地，水资源条件极差，只能靠天等雨。选择这儿作为县府官员务农的践行地，除了离县衙近，便于管理，更大程度应该是这地方更能代表招远丘陵土质特性。县府官员管窥自己所辖之地，便可对全县范围农耕情形有大致的了解和判定。足见得作为父母官那心系百姓，与民同忧患、共欢乐意识之强烈。

这“一亩三分地”权属县衙，县令每年开春在此地示范开犁耕田，且建一圆形的大土台——“先农坛”，它是县令及其他官员在当天举行祭祀仪式的场所，所以远近闻名，世代相传。清道光版《招远县志》有这样的记载：“先农坛在城东郊，每岁仲春亥日祭，行耕籍礼如制。”就是说每年二月第一个亥日按照惯例都要举行祭祀仪式，并开始耕地翻土。

这一天，由县令组织县衙的大小官员参加，当地的显贵达人、士绅也纷纷赶到现场，附近村民像过节一般，停

下活计，赶来参会。一大早，人们就陆续来到会场，先农坛周围全是参会的人群。吉时一到，先由县令亲自焚香、烧纸，一时香气弥漫，烟雾缭绕。接着，县令又酒杯高端，祭祀天地，毕恭毕敬。然后，道士诵读祭文，祈求天地在新的一年里风调雨顺，五谷丰登，将幸福美满洒遍人间。最后，全体人员齐跪在地，行叩拜礼。祭祀结束后，县令躬亲扶犁率先耕田，耕牛和犁具披花挂红以示红火吉庆，为新的一年增添好兆头。这样，全县新一年春耕生产在县令的主持和示范中开始了。

按照惯例，午饭要吃得在田间地头。于是，县令夫人在这天要亲自下厨，为参加农耕的官员们准备饭食，并亲自带领随从人员送到耕地现场，共同体验田园生活。以后播种时，按照惯例要由教谕亲自撒种，意在告诫人们教育事业就跟播种一样，“栽什么树苗结什么果，撒什么种子开什么花”。社会要发展，教育是关键，而教谕则是这一关键的掌舵人。

中耕管理和收获都是由县令和官员们自己动手，所获粮食也由县令自行支配。这一亩三分地就是县令和官员的实验基地，由此我们不难看出古时官员是如何忧心粮政，关注农业生产的。

(据冷培业先生生前讲述整理)

下乡岁月

口述/林京兰 整理/于建章

1976年春，为响应“把医疗卫生工作的重点放到农村去”的号召，牟平县人民医院作为医疗卫生的重要单位，组建了十余支卫生工作组，分赴各公社开展爱国卫生与农村防病工作。时年38岁的我，与同院的护士王义珍、药剂师谭同连（男）一同派驻武宁公社，距县城约10公里。

当年牟平尚无公交车，下乡全靠自行车。医院提前十余天下达派驻通知，因群众有车者少，特地为每位下乡人员配发一辆旧自行车。我从未骑过车，只得利用业余时间加紧练习，下乡前总算能勉强骑行。

我们的主要任务是推动“井上有盖、厕所双罐”卫生改造。上世纪七十年代，农村没有机井，都是公用土井，井口常年敞开，水源易受污染。我们逐村找到村干部，为他们讲解井口无盖和有盖的利害关系，说服他们为水井加盖，做到用时开启、用后密闭，守护饮水安全。彼时农村旱厕多为单坑，大小便混存，既不卫生也不安全：人蹲在坑上大便时，极易让粪便溅到屁股上，一不小心还会掉进坑里。如果实行双罐，大小便分离，人蹲在中间，既洁净又稳妥。我们耐心宣讲、现场指导，推行双罐式改厕，深受村民认可和欢迎。

我们先驻辛安村，一日三餐由村

干部安排在条件较好的农户家，每人每天交一斤粮票、四毛钱。伙食多为玉米饼子、玉米面稀饭，配一碟咸菜或时令蔬菜。我们住在李姐家，他们夫妇和善厚道，李姐夜里常炒黄豆给我们加餐，分文不取。灯下闲谈，苦日子也过得有滋有味，至今想起仍觉温暖。

两个月后，我们转驻路西村。村里有以前的知青点，宿舍、食堂齐全，由村里安排专人做饭，伙食略有改善，早晚玉米饼子、玉米粥配小咸菜，中午加两道时令菜。工作依旧是走村入户，推进饮水与厕所卫生改造。一次，我见驻村一户房后的电线断了落在地上，一个五六岁的孩子正要弯腰去拾，我情急之下赶紧把车一丢，一把将他拉起，温和地告诉他线头导电，很危险！孩子的妈妈听说此事后，当晚特意领着孩子来到我的住处，非要让孩子认我为干妈不可。看到他们是诚心诚意，我也就满心欢喜地答应了，直到现在我一直如亲戚一样走动。

下乡三个多月，我们扎根武宁公社，坚守岗位不能回家。回城后，我与辛安村李姐的情谊从未淡去，每年地瓜、芋头收获，她推小推车走10公里路送来。她儿子成婚，特意邀我喝喜酒。不久前，李姐让孙子开车载她来看我，两位年近九旬的老人相见，说不完的家常、道不尽的牵挂，情谊依旧醇厚如初。